



玄鸟兮辞归，飞翔兮灵丘

□ 侯建臣

早就听说，灵丘是因战国时期赵国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雍葬于此而得名，去年参加灵丘县委、政府举办的地名文化研究会，才知道原来志书记载，以前就有人有过这个说法，且认为“灵丘”之名始于战国。既然志书记载过，前人也说过，于是这种说法就延续了下来。至于赵武灵王到底葬在了哪里，没有谁能说得出来。

说起赵武灵王赵雍这个人，还真是个奇人，一奇是他的才能和作为；二奇呢，该就是他的死和死后的事了。赵雍十五岁登基的时候，受尽了他爹赵肃侯欺负的魏国，联合秦、齐、楚、燕趁他爹去世、他刚刚上位的时机，借吊唁之名派重兵想把赵国收拾掉。说起来这事对赵武灵王这个新君来说不是什么好事，但由于在辅助他的大臣们的帮助下，赵国联合韩、宋，拉拢挑拨越与楼烦王骚扰楚燕，且严阵以待，化解了一场危机。而这场危机却给赵武灵王提了个醒，让他心里从此种下了变革图强的种子，且这种子越长越大，变成了历史书上一个响当当的名字：胡服骑射。胡服骑射奠定了之后一个阶段赵国的强盛，也成就了赵武灵王的一世英名。而就是这样一个人，却没有处理好家庭内部的事情，在他还雄心勃勃地继续谋划拓地图强的时候，一场家庭内斗让他饿死在一个叫沙丘宫的地方。

赵武灵王的死，毕竟不是一个一般人的死，而他的死又是赵国宫廷一件比较尴尬的事情，所以在对他的后事处理上，就相对复杂起来。沙丘虽然离当时的赵国都城邯郸很远，拉回去也不是不可能的，但他的死因特殊，估计当时做了这事的权臣和自觉心亏的小赵王也不会这样做。于是也就有了后来人们所说的，赵武灵王的陵墓在灵丘。沙丘宫与灵丘的距离，其实也并不是很近，但为了遮掩真相或者别的什么，把老先生拉到这里打发掉也确实是有可能的。

对于赵武灵王来说，有了一个归宿，虽然这个归宿说起来多少有点勉强。现在的灵丘城内，有一个赵武灵王墓，已经成为灵丘县的一个文化符号。其实所谓的赵武灵王墓，只是一个体量很大的土堆，土堆里埋着的压根不是赵雍先生的尸骨。而对于赵武灵王到底埋在哪里，成了一个千古的谜团。

灵丘是个好词，查看对这个词的解释，有几种，一种是指神仙居住的山；一种是对家乡的美称；还有一种，是敬称祖墓。而丘，有坟墓的意思，但更多的时候是指小土堆，只是坟墓一般都会选在丘之上。灵丘的丘，其实都是灵丘，到灵丘转过的人，都有一个感觉，灵丘绝美的风光，与那些钟灵毓秀的山丘是分不开的。比如桃花山，比

如笔架山，比如觉山。翻开《大同府志》，灵丘境内的山记载的不少，有太白山、柏岩、野窝岭、隘门山、鹅毛岭、枪岳岭、孤山、银钗岭、罅道山、骆驼山、圣水山、义泉岭、鼓子山、流石山、红山、花山、漫山、临灌山、黑山、团山、猫儿山等等，看这些山的名字，就有想去转一转的冲动。

这几年去灵丘多了，灵丘的山山水水都是让人留恋的，最让人留恋的是桃花山。桃花山之上，春天桃花灿烂，山涧泉水奔涌，浅浅而出。桃花洞、蝙蝠洞等天然溶洞如高手打制的精美艺术品，展现了自然的神奇造化。桃花洞大约已有一千七百万年的历史，洞内钟乳林立，形态各异，有的如白玉珠帘，有的如垂幔织锦，有的像站立的神人，有的像丛生的蘑菇。行走期间，叹为观止。蝙蝠洞高大险峻，四通八达，从半山腰的洞口进入洞内，但见奇石相叠，曲径通幽，密密麻麻的蝙蝠倒吊在洞顶，像是天然而成，却又不时会有微动，胆小的人总觉得会有哪一只或者哪一串瞬间像泥皮一样掉下来。还有一些洞壁和洞顶，天然形成的壁画，可以想象出许多种东西，那形那态，栩栩如生。还有笔架山，因其特殊的形状，起了这么形象的一个名字；也因了它的奇特，在某一年某一月的某一天引发了一个正风光无限的皇帝的雅兴，他握弓在手，

志得意满地把一支箭射向两山之间，那箭也如臣服于他的臣民按了他的旨意就超过了那“笔架”，落到了山的另一面，于是有了一块据说是记录他神威的石头，叫“御射碑”。还有觉山，那一岩一石是觉悟的，那一草一树是觉悟的，便不知在哪一年有了一个寺，在这山的一隅，“古刹高悬月，听风不计年。”

如此绝美之地，怎能因一个人的坟墓而命名，或许那“灵丘”之名很早以前就扬名九州，而那葬人的意思也是随了那名来的。一代豪杰死也就死了，尽管死的不是多么体面，但活着的人也许还是想让他有一个体面的归处，这样对于活着的人来说，也似乎心安一些。

汉朝著名文学家王褒先生在其作品《九怀·蓄英》里有辞句“玄鸟兮辞归，飞翔兮灵丘”，想想一群黑色的神鸟趁着朦胧的夜色，在仙境般的灵丘飞翔，那情景该是多么地让人陶醉。



随手拍大同



咫尺与瞬间 兰子摄

心中的世外桃源

你要去哪里？
花塔。
你要去哪里？
世外桃源。
两个不同的回答，可以都指向同一个地方——花塔村。

花塔，一个非常好听的村名，对于这个村名的由来，有很多种说法，我个人比较认可宋旭先生的结论。他大抵是这样说的：元朝时，大同地区随着蒙古人游牧和汉人农耕的混杂，两种语言发生交汇，蒙语“花塔”就是“山里（下）的农业定居点”，可简称为“山里农家”或“山下农家”，直接音译过来就是花塔。如此，花塔村的历史是可以追溯到元朝，属于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古村落了。说它货真价实不折不扣，除了它的历史，更因它完整地保留了古村落的面貌和村民们呈现出的生存状态。

百度上是这样说的：花塔村位于灵丘县西南，距县城九十公里。而十年前的七月，我从大同市区抵达花塔村时，是一个暮色四合的黄昏，已足足经过了三个多小时的行程。越是接近花塔村，路途越险峻，仿佛一个宝藏，被重重机关护卫着。其中，一个叫红沙岭的隧道是必经的，是去往花塔的唯一通路。隧道大约长八百米，很原始，没有照明和加固水泥，凿痕清晰可见，据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村民们自己动手，历时二十年纯人工开凿而成。两侧是叮咚的流水，行驶的车队在隧道回声发出一种奇特的音响。

“林尽水源，便得一山。山有小口，仿

佛若有光。便舍船，从口入。初极狭，才通人。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”。正沉浸在这奇特的体验中，车子突然驶出隧道，进入一条非常逼仄的水泥路，路边是悬崖峭壁。从谷底探出腰身的树木，粗大而茂盛，需几人合抱，从车窗伸手即可触及。后来听说这是一种叫青檀的稀有木种，其他地方很少有了。穿过这条路之后，视野开阔起来，便是花塔村了，恍惚进入传说中的世外桃源。七月的花塔，气候有点像江南，潮湿，阴雨绵绵。依山势而错落的民居，都是用青石垒成，地上铺满鹅卵石。从房屋到院墙到地面台阶，在小雨的淅沥里，透过人家朦胧的院灯，闪着油亮的光，被四野的群山紧紧抱在怀里。

到花塔，居住吃饭不成问题，每一户人家都是农家乐。半山腰上是先民们开辟出来的梯田，吃食就是那里耕种出来的粮食蔬菜做成的绿色食品，非常具有地方特色。也有人自带了烧烤的家具，在农家的屋檐下点烧烤串，自得其乐。

花塔，是人和自然最贴切的地方。这里大多是两进的院落，院子里长满了各种各样的树，桃树、核桃树、苹果树、杏树、花椒树、枣树、柿子树等。其中，柿子树最美，树干黝黑，叶子厚实，青青的柿子如未被点燃的灯笼，挂在枝桠上一动不动。七月正是桃子成熟的时候，一个个桃子饱满而丰润。而静静站立在院子里的人，就是一棵新长出来的树。雨幕中，所有的树都发出一种声响，那是雨的语言，树的语言，天籁的合奏。

夜晚躺下，寂静的花塔村不曾有一声犬吠。不绝于耳的，是来自屋后河水的滔滔之声。仿佛置身于旷野，任日月星辰亲吻，也不用去管和风雨的爱抚……枕着遐想，不知何时就安然入睡了。

天亮时醒来，听到的依然是滔滔的河流之声，没有想象中的犬吠鸡鸣。有游客早起，一声呼唤，引发一阵悠远绵长的回声。走出屋，意外地发现桃树下遍地是落下的桃子，“夜来风雨声，花落知多少”？进出的老乡，对这些习以为常，全然不理不睬视而不见。

放眼望去，院子外，墙根边，到处是一般葳蕤的果树和野草。那些路遇的老翁老妪，多耄耋之年了，虽然鹤发之下没有童颜，看起来却很硬朗。村民们生活是粗糙了些，但常年沐浴山谷灵动之气，仿佛都沾染了一些仙气，让人不由得联想到山谷里粗壮的树木，不倒不腐。

向北走几步，便会看到一条水流宽阔的河，半环着花塔村向东流去。雨季的河水比较浑浊，水波翻滚，山水之间间或滑过一只孤傲的黑鹤。环顾四周，除了树木、河流和影影绰绰几户人家，便是突兀而起的奇石群山了，仔细看，有人影在山上移动。

所有的人，似乎都在繁华里追逐，而所有的人，又都似乎在向往世外桃源。这世外桃源，就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等着你，或去探幽，或去攀登，或去和花草树木说说话。

十年了，该再去花塔走走看看了。

喙林儿